

我考，青春的遺址 ?王昭華（中文系校友）

瀛苑副刊

一九九〇年秋天來到淡水，至今已足足十年了。這十年裡，淡江又佔去前五年。如今回過頭來要替自己的淡江歲月寫些紀念文章——雖然從未曾離開過這個山頭，卻不免有恍如隔世的感覺。

十年裡，登輝大道劃過后山，捷運開進淡水，大樓像雨後春筍冒出，雅房已經沒有什麼學生要租了，假日的觀光客有如蟻群，細細啃嚙我們記憶中的寧靜，人，人，人，車，車，車，火山灰噴發般掩蓋了小鎮，要找尋傳說中的詩美之鄉，人們得自備一副考古學家的眼光，耐心挖掘也許殘存的幾片畫面，對淡江人而言，這裡是青春的遺址，埋葬著無慮無憂的一段歷史，我們曾經揮霍的貝塚，因傷害而破碎的陶片，認真彩繪的琉璃珠，釘過基礎的樁痕……全散落在這裡，那裡。但大環境的劇烈轉變，讓昔日曾有夢的人再回到淡水，也只能在河岸砂裡淘金，費力地想淘洗出那夢中熟悉的光澤，純金9999的年歲。

我自己呢？十年裡有九年住一樣的地方，相較於這個多變的世代，好像一個不曾離鄉的老嫗，遺址邊上過著一樣的日子，偶爾接待幾個好友，和失落的考古工作者，話話遺事，自己恐怕也成了古蹟。

九〇年到九五年，我和朋友們共有的一段淡江記，如今想來是頗有特色的。彼時剛解嚴沒幾年，鬆綁的台灣社會彷彿才第一次翻土，只見遍地蚯蚓蠢動，草莽的氣味鮮嗆，活力前所未有的。但也不過就那麼幾年，轉瞬間，年輕人的注意力全給電腦吸乾了，人們齊集前往一個虛擬的國度，在那裡串連，至於和現實世界的關係，則只剩下消費。九〇年到九五年不是這樣的，大家還沒掛在網路上，四週環境還算空曠，我們可以晃來晃去，搞社團、辦營隊、開讀書會、一起匪類，人與人之間有一種熱的連結，面對面的真實。

對五十年的淡江而言，九〇年到九五年這一土層是喧囂到沉寂的過度，鼎盛的社團活動，末代學生活動中心，夭折的學生會.....，從三二到二一，好像一場秋風掃落葉，蕭瑟不少。對我們這一「紀」的淡江人，九〇年到九五年是我們飽含腐植質的有機壤，深埋在心的土底，它存在，就是存在了，並不會因為再次的造山運動而消失。含藏在土層裡的，有我們寫過的歌、愛過的人，同樣也不會消失。

遺址，可以觀光，可以研究，憑弔之際會在人們的內心滲進一點什麼，而那一點什麼究竟是什麼？恐怕是說也說不清的了。

2010/09/27